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

读者来稿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

读者来稿

序言：谈谈研究的方法

“一次”或“二次”革命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下中国的革命是否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具体革命实践中，我们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必须面对中小私营资本家对官僚特权的不满，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高昂房价的愤恨。

因此，“一次”或“二次”革命直接联系到革命的目标、纲领和路线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承认我们当下社会的性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每个人都是停留在自己的主观认知方面。还没有人，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总过程做一详细的论述（类似于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认识我们当下中国的所处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大家都是凭借自己的感知而达成了共识的。当然这样的主观感受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力图成为革命者的人而言，必须要对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斗争的过程做一科学的描述，才能达到毛主席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主观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因此，笔者的这几篇文章，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力求严谨地讨论所谓“一次”或“二次”革命及其实现的条件，为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子问题需要被讨论清楚：

1.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2、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的问题

3.“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以及

4.要不要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结成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我希望可以促成有逻辑的、科学的思考与讨论。最后，即使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也由于现实材

料掌握的不够、理论的不彻底，使得这几篇文章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笔者自己指出的问题，也希望读者可以多多提意见和批评。

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能否充分发展?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最充分的发展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在政治上，要求所有公民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意味着工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也同资本家一道，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游行示威等一切公民都所平等地拥有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不被人为地压低，从而保证工人对于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购买力。同时意味着除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之外，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种族/民族之间、城市人与农村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些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歧视和压迫，都应当作为封建的遗毒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要求本身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能允许的极限。

> **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人生而平等！）

我们的资产阶级在他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年纪曾郑重地向世人宣告着生而为人享有的平等的权利。

这些言论与主张，早已被我们当今资产阶级这帮行尸走肉们忘得一干二净，顶多只在自己的宪法中或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他们的什么美梦中充分实现过。稍微踏出这个空中花园一步，资产阶级就会立刻感受到，给予无产阶级以平等的权利是如此的危险，一旦无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权利，这把锋利的武器也立马会指向了资产阶级本身，以至于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埋葬。

然而，不给予无产阶级这样的权利，必然意味着在社会上保留一些人的特权（最典型的就是官僚特权），特权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必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当然，我们的资产阶级未必真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会有助于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解放，而在这样的发展中，资产阶级会被无产阶级所埋葬。

(2)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要求对劳动的一视同仁，要求资本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无限扩张，要求消除私人继承制而将资本集中于最能赚取剩余价值的人手中，要求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要求破除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消除性别分工和所有种族歧视，这是资本所能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改变所有旧式的生产方式的最激进的要求。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对这十条措施，没有一条超出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极限。因此这些做法是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出于对这些措施背后隐含着的“激进的对私有制的否定”的恐惧，资产阶级往往不愿意实行这十条措施。只有当面对经济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威胁下，才会从这十条中选出几条来实施。

>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然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消除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不能凭借自己对土地的占有而占有剩余劳动，这立刻就可以得出凭借对机器、厂房、工具、原材料等的占有不过是和对土地的占有是一样的性质，只是占有了不同的生产资料而已，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很轻易就会转化为对一切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否定；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消除劳动力的一切差别即彻底性别的解放，可是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平等立刻就意味着女性不再为家庭的再生产、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无偿的家务劳动；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彻彻底底地进行乡村，使得农民工具有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的购买力。可是乡村旧的生产模式下极其低廉的完成劳动力生产条件不正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么？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将资本的关系渗透到一切地域和领域，可是资本总是一窝蜂地涌向利润最高的产业领域和地区，留给其它领域的和地区的，则是旧的封建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比如东北）。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悖论一般的事实——即资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永远”无法使得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客观情况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专政下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历史上看，哪怕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其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因此也就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留一段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秩序的重新巩固），而是应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是绝对的。

（二）中国的现实恰恰印证了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这一普遍原理。

1、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既然是作为现实的行动的纲领，那么毋庸置疑，纲领就必然包括对现实的分析，而并不仅仅是就抽象的过程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必须要向所有看到我们纲领的人们证明——我们所论述的革命道理不是泛泛地空谈，不是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而是切切实实符合当下的条件的行动指南。我们谈论现实的条件，不是为了搞出什么中国特殊论，而恰恰是向人们揭露：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而正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历史规律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法解释的情况，而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这一发展的全过程，并指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

一般性的过程蕴含在事物的具体过程之中，将具体的过程描述清楚之时，也正是其一般性得到彰显之时。科学的一般的道理有其适用的条件，只有将这一条件摆明，才能证明科学的适用性。

同时，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社会科学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实验室，它所研究的任何实际过程都是矛盾多元决定的；在多对矛盾之中，只有将实际的过程展现出来，才能显示出我们所谈

论的问题正是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正是科学所描绘的这一过程而不是那一过程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进程。

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就必须阐述明白：中国的发展正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然这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因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遵循/应当遵循一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同样，只有阐明了中国当下“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出“一次”或者“二次”革命的观点。

我们看列宁同志的早期文章，就会发现在1-4卷中大量的出现列宁早年对俄国现实材料（尤其是经济材料）的研究，并且正是凭借这些对现实材料的研究，去反驳民粹派的观点。

2.2001-2008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我目前只能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一笼统的描述，更为具体的阐释，我希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其补上。

如果说邓的时代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确立的年代，江的时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确立的年代，胡温的时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对外贸易的马车大幅前进的年代，那么习的年代，则是这一体制遭遇巨大困境的年代。

2001-2008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8年，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模式在80-9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而到了新世纪的头几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确立。

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作为一种外部冲击阻断了这一增长的“迅猛”态势，那么这一所谓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早已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之中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具有深刻的不平衡性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对立

资本在城市的集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而同时与之相并存的是外来务工者虽然工作在城市，然而因为户口和房价的限制（隐藏在房价背后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攫取，户口则是官僚掌握的一种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的方式。例如在北京，公务员相比于私营企业的员工获得户口的机率要大得多），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乡村承担：乡村低廉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工伤致残工人的成本等，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个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

然而，这样做给资本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乡村迟滞而又萎缩的发展形态，农民工极低的消费水平，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难以被彻底开拓。

同时，农村作为粮食与经济作物的产地，在同城市的交换之中，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不等价交换”之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压低劳动力的价值，都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然而这一补贴在我国只是落入了农资提供商的腰包，我们的农民除了必须接受极低的粮食价格之外，无法享受任何补贴。

而我们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愿触动任何的土地所有制（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另一方面，又非常乐意看到劳动力在极低的成本下的再生产；毕竟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国内市场的狭窄并不十分妨碍资本家在海外的商品销售。

(2)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某位总设计师曾经提出过**“两个大局”**

>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而到了将来，

> 发展到一定的时 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然而，我们几十年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发展（2008年以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就只是资本在东部地区的集中和发展，而且东部的资本和人口越集中，就越有更多的资本和人口流向东部地区；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资本的外流与人口的外流。

如此模式下，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并不充分的国内市场；而留给东部地区的也并不都是甜果子——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带来的是对土地、原材料、粮食等资源的巨大需求，超过本地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部分则只能由外地以更高的成本提供；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工厂大规模用地都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地租则一路上涨——这一不断扩大的人口与生产的集中对资本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劳动力价值的快速上涨，工人在拿着极低工资的同时却需要面临快速上涨的房租和餐饮费用，阶级的矛盾被迅速激化。

然而，资本能够在一地聚集起初便是因为这里便利的市场、交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等条件，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则在不同程度上更加便利了这些条件。因此，资本在一个地区越集中就越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却绝不是最好的道路。因此尽管“大城市病”使得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都苦不堪言，这样的集中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并无减少的趋势。

要想扭转这一局面，资产阶级只有依靠一种他们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想尽力避免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只有在国家暴力的干预下，资本才能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农村；只有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西部大开发”才能初见成效；只有在“神圣的”国家暴力的庇护下，资产阶级才能“平安地”从海外攫取剩余价值；也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下，中国资产阶级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

以上只是谈论了在上述“以东部沿海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模式下，社会矛盾的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性别对立、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生态环境问题、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官僚

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这一发展的相当可观的现象。可以看到——隐藏在这些矛盾背后的，无非是阶级矛盾；然而，资本在最自发的条件下无法按其理想对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人口都雨露均沾，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充分发展，是以另一地方资本主义的萎缩发展为条件的；而我们立马就会看到，资本在一个地方榨尽了它所能榨取的一切，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资本不断地变换其投资场所与地点，使得世界上总有一各地方处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状态，而这不过是以其他的地方的萧条为代价的。而在这些萎缩发展或萧条的地区，则是旧有生产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我国的东北可能是最好的例证）。

这里我们也可以在部分上回答我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在中特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到底能否继续发展?

目前的答案：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将在重重矛盾中继续发展，在不断克服旧的矛盾中遭遇新的矛盾，但始终无法实现充分发展。

得到了这一步的结论，我们几乎只需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我们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中特本身的统治能力了。

3.2008年的经济危机与中特的应对

如果说，2008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是在不平衡与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发展的，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宣告了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的危机。

>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

为了避免可能一触即发的国内经济危机，特色在温家宝的主持下紧急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计划”，用来拯救中国的经济（进而也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危局）。

可是正如前文所说，2001-2008年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国内市场的不充分发展的状态，人民群众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使得过剩的产能必然不能被第II部类即生活资料的部类消化掉；即使是通常的第I部类的投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也难以保证获利。

中央原本希望，这样的“四万亿”可以用于投资落后地区以及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以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但市场经济的不以人为意志的规律使得这四万亿最终还是流向了房市、金融、地方融资平台等等，新的市场只是在土地财政的带动下才得以形成。

后来，自习上台以来，中央政府开始日益明确地认识到：不深挖国内市场，不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砍掉已经严重过剩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落后产能”，扶持可以赚取“超额利润”的“新兴产业”，中特这艘船将很快触礁而沉。

因此，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内也是各种动作层出不穷：交通、能源、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大批项目开始上马，通过对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我愿称之为广义的第I部类），企图为国内市场的开拓打下下基础（所谓“要致富，先修路”）；狠下心砍掉过剩企业或者高耗能企业，大

幅扶持新兴产业；加大“扶贫”的力度，这次措施表面上看是在做福利，实则不过是将更多的农业人口卷进市场化的浪潮；加大海外扩张的力度，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同现在的霸主不得不展开数轮较量，近几年双方关系更是逐渐紧张。

习自称做这一改革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然而其实质我们不难推测，仍旧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固有利益内打转转，因而，完全不能阻止资本向少数高利润率的行业（比如金融、房地产）、地域（比如长三角）涌入。那么对于这一系列操作的必然结果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判断：垄断资产阶级无力“拯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和延续统治，垄断资产阶级最终的选择是法西斯主义。